

张抗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在时间的 深处

张抗抗

在时间的深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时间的深处 / 张抗抗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8

(百合文丛)

ISBN 978-7-5399-2517-2

I. 在... II. 张...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3719 号

书 名 在时间的深处

著 者 张抗抗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517-2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城市

003	五色城徽太阳岛	
011	长城、公社、凯宾斯基	
020	树林里的艺术精灵	021
025	金上京镜像	027
030	看圣火怎样点燃	031
033	戴口罩的城市	034
035	人与建筑的文学模拟	036

自然

051	虎啸	
086	白色大鸟的故乡	
094	初识明月岛	095
098	杨公堤随想	099
104	惊叹克什克腾	105
119	女儿湖隐喻	120
123	下渚湖湿地探幽	124
127	重识钱江潮	128

遐思

- 135—— 今日游子，面对父母——可有感恩之心？
140—— 慈母手中线，牵动我们哪一根神经？
142—— 说绿茶
148—— 防风神茶
153—— 他人
160—— 东北文化中的俄罗斯情结

寄情

- 169—— 大雅古仪
173—— 感受茅威涛
178—— 守望西湖的青藤
182—— 苏醒中的母亲
188—— 遗墨摩娑泪几行
195—— 九思九叹九歌
198—— 如水坚韧

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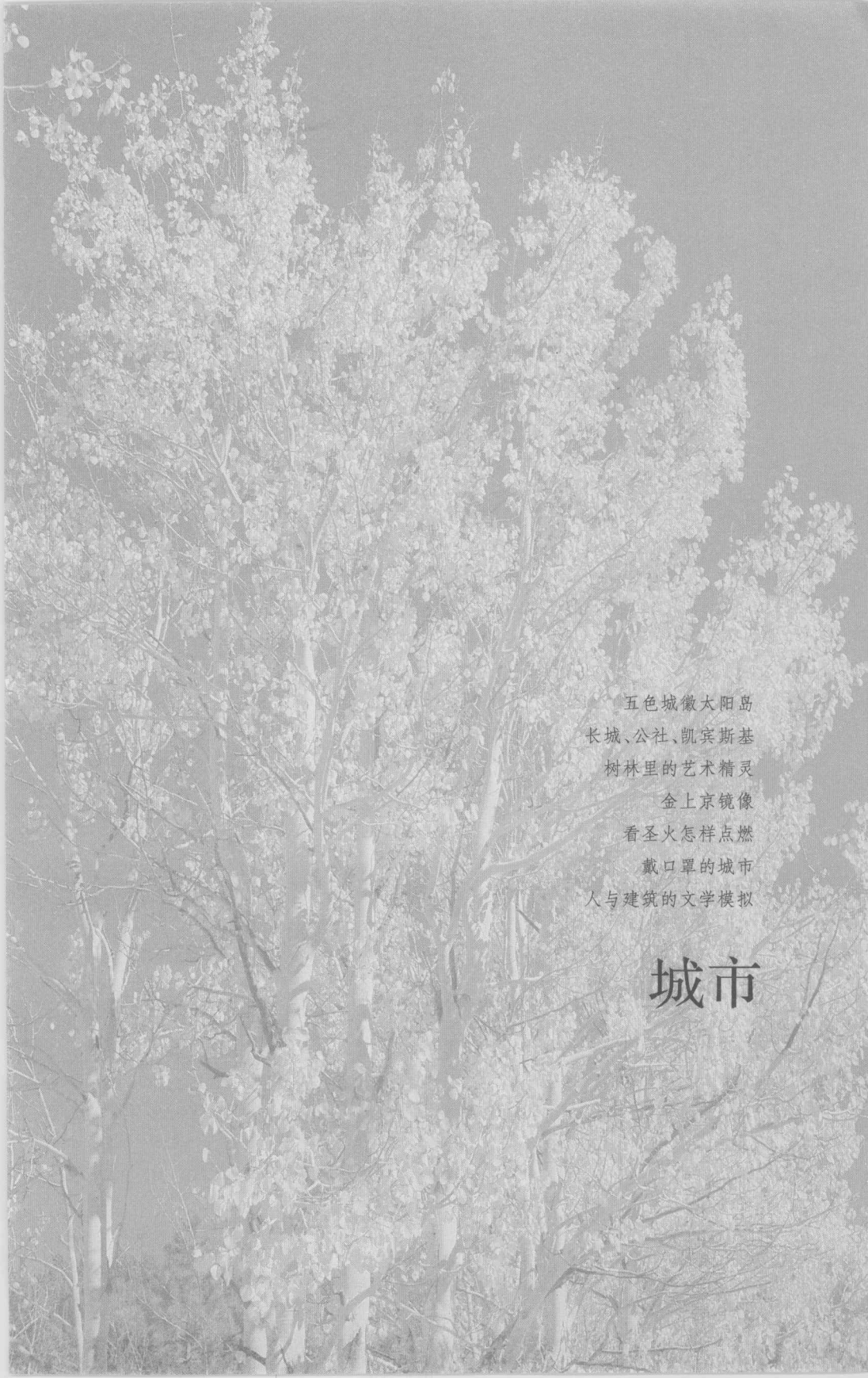
- 205—— 读“书吧”！
208—— 快乐的忧思
212—— 清溪德音
215—— 青春不必强说愁
218—— 画廊的情爱象征
221—— 安妮来了
225—— 棋逢对手
228—— 在时间的深处
231—— 追述中的拷问

——目 录——

- 234—— 骑兵军飓风
241—— 城市是个活物

域外

- 247—— 走过莺声地板
255—— 东京五日谈
274—— 天然夏威夷
285—— 感悟珍珠港



五色城微大阳岛
长城、公社、凯宾斯基
树林里的艺术精灵
金上京镜像
看圣火怎样点燃
戴口罩的城市
人与建筑的文学模拟

城市

五色城徽太阳岛

在东方古国以太阳为母题的传说中，位于华夏北疆的太阳岛，是太阳神鸟驮日起飞的那株扶桑神树的另一故地么？抑或，这个温暖的地名，寄托着雪乡人对于阳光热切而奢侈的渴望？

十七世纪意大利的康帕内拉所著《太阳城》所描述的理想社会，曾借喻太阳这颗伟大的恒星，抒发宇宙间万物的灵性和智性。太阳岛，莫非是“太阳城”的一处域外飞地？

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居于爱琴海中的一座岛屿。他的爱妻罗得斯，是爱神与美神的女儿。那么，哈尔滨的太阳岛，同因罗得斯命名的那座小岛，是否有某种文明的默契？

许多年间，我带着困惑疑虑和奇思异想，一次次走近太阳岛，试图解开寒冷的北方这一炙热的谜语。

起源于长白山天池的松花江，一路坦然浩荡奔泻而来，流经呼兰境内的河段，江水看似不经意地绕了一个几近一百八十度的弯角，便把一大片囫圇的黑土地，轻轻松松搂在了怀里。若是从空中遥看，半岛像一个正在浮出水面的圆太阳，从松花江北岸冉冉升起。那个由小渔村而衍生出一座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远东著名城市哈尔滨，与其一水之隔，遥相呼应。江上或冰上往来太阳岛的人们，渐渐就有些迷惘：究竟是因为有了这个美丽的岛，那座城市才会应运而生？还是因了那座城市的兴盛，太阳岛才逐渐被世人知晓并赏识？

许多年间，我带着困惑疑虑和奇思异想，一次次走近太阳岛，试图解开寒冷的北方这一炙热的谜语。

这三面环水的太阳岛，生成于江汉河道湖沼纵横的湿地，果然拥有与太阳有关的不凡来历：清朝中叶，太阳岛曾名“太阳滩”：这一带的松花江岸，黄白沙粒洁净硕大，在骄阳下粒粒透明闪烁，炙热如火，被喻为“水上的太阳”。捕鱼季节，渔民归帆收网，夜宿江滩，借沙滩的温度取暖歇息，故名“太阳滩”。至清朝光绪末年，江河航运业兴起，松花江上航线开通，第一座航标（土语“照头”）设于突出江面的太阳滩上，“照头”凌空而起，标志醒目，简称为“太阳照”，太阳岛之名亦由此衍生而来。另有一种更为通俗浅近的说法，却将其与太阳有关的意思省略了——只因这片水域盛产鳊花鱼，当地满族人称为“太要恩”，发音与“太阳”十分相近。久而久之，满语“太要恩”即变音为“太阳岛”……

我愿意相信所有关于太阳岛的传说。正因为它的来源和头绪如此丰富杂糅，太阳岛才给予了我们更为宏阔博大的寻访空间。

我愿意相信所有关于太阳岛的传说。正因为它的来源和头绪如此丰富杂糅，太阳岛才给予了我们更为宏阔博大的寻访空间。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第一次划船去太阳岛，江滩上炽热的阳光，无情地灼伤了我的肌肤。阳光的疼痛久久留在我的体内，方知那是一个火辣辣的太阳岛，具有村姑农妇的野性与豪放。

也许是另一个深秋的傍晚，夕阳下，沿江的柳叶如金箔纷纷飘落，融入金色的江水，一江秋水灿然流淌，晃得我睁不开眼。那是一个金色的太阳岛，透出侠客般的豪爽与正义。

又一年某个大雪初霁的冬日，太阳岛寂静的白雪地，与我的脚步声一起低吟浅唱。冰河环绕的江堤下，一座座颇具异国情调的俄式小屋宽大的绿色或绛红色屋顶，隐匿在厚雪之中；我迷失在那座巨大的雪宫殿杳无人迹的雪巷里，犹如置身与世隔绝的雪国。那个时刻，它是一个银太阳，放射着幽灵和天使携手飞翔的灵异之光……

太阳岛是如此率真而浓烈、质朴却又华丽、辽阔而又丰饶。环岛的江水不倦地喧哗，岛内的湖泊却宁静悠然；岛子连接江北荒原的沼泽中，一丛丛浓密的塔头墩子伫于碧水中，更像无数个袖珍的岛中之岛，汇成一片旖旎的湿地风光。那些天然的树林和草地，在秋天的雨后，有熟透的酱果和鲜嫩蘑菇悄然藏匿；五彩的飞鸟在白云下疾速掠过，如同蓝天下一顶顶旋转的太阳伞。四季更替，岛上的“太阳花”“太阳鸟”，都活得尽情尽兴；来往的“太阳雨”“太阳风”，以水或冰的形态，挥洒得酣畅淋漓。自我邂逅它的第一时间，我便已心领神会，它不似清雅洒脱的传统水墨写意风格，更非笔触细腻的传统工笔；每时每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远望近眺，太阳岛都是一幅又一幅油彩醇浓、质地凝重的油画——呈现出大视野中的立体感和大效果。

所以，欣赏太阳岛，需要的不仅仅是眼睛，而是用心灵去感悟。与那些可玩味细品的江南园林优雅阴柔的文化风格相比，太阳岛却是一个胸怀宽广、刚柔相济的北方汉子。

岁月流逝，雪融冰消，谁知今日的璀璨宝岛，百年兴衰中曾浸透多少辛酸与苦涩？

据史书记载，康熙二十八年，驻扎呼兰的水师奉命从太阳岛出发，顺松花江而下，攻克雅克萨人的首府克萨城堡。太阳岛作为呼兰水师的营地而首次声名鹊起。这是太阳岛最早的荣耀。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因经商、避难抵达远东的俄国人，在哈尔滨“郊外”发现这一理想的沙滩浴场，在岛上陆续建起一幢幢颇具欧陆风情的木质别墅休闲度假；岛上曾建有一座简洁精巧的圣尼古拉教堂，为岛上的东正教教徒诵经祈祷之用。时而清脆时而低沉的教堂钟声，在雾气中传扬着异国的文明。渐次，哈埠的国人也开始聚集江滩野浴垂钓，三十年代，太阳岛作为塞北一处避暑之地，已初具规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曾

四季更替，岛上的“太阳花”“太阳鸟”，都活得尽情尽兴；来往的“太阳雨”“太阳风”，以水或冰的形态，挥洒得酣畅淋漓。

站在“甲板”上，江风吹起一头乱发，犹如正在起锚远航。如此浪漫多情的建筑，可惜毁于1998年的一场大火，从此只能在梦中与之相遇。

多次去过江堤下著名的太阳岛西餐厅。那是一座木质装饰的白色雕花小楼，由犹太人卡茨在二十年代出资开办，曾专为俄国贵族享受。整个外观设计，如同一艘乘风驶于江面的大船，顶层围栏如缆，舷窗风轮形状逼真。站在“甲板”上，江风吹起一头乱发，犹如正在起锚远航。如此浪漫多情的建筑，可惜毁于1998年的一场大火，从此只能在梦中与之相遇。

“五四”以后直到抗战爆发前，哈尔滨作为赴俄求学的必经通道，先后有瞿秋白、朱自清等学者，曾写下在太阳岛水域舳板驾舟、游泳戏水的文字。我所景仰的女作家萧红，亦在岛上留下了情意绵绵的足迹。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岛上隐没于白桦林和老榆树下的俄式民宅，曾经成为中共地下党、东北抗联传递情报、转运武器的隐蔽之地。李大钊、刘少奇、赵尚志、杨靖宇等人都曾先后在岛上举行或参加过秘密会议；赵一曼烈士在一所树林小屋生擒过特务，冯仲云夫妇在岛上举行了彩虹下的婚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作家周立波还曾“隐居”于太阳岛，写作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

1966年那个乱云倾城的夏天，太阳岛江堤林荫路边茂密的垂柳，曾因一位尊敬的剧作家的离世，集体弯腰鞠躬志哀；草地上所有的白色野花，在那个黑夜里为他开放；柳丝榆叶如挽幛飘飞，一江空茫的黑水悲怆东去奔流入海——那位创作了人们如此喜爱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的剧作家乌白辛，在生命最后的时刻，选择了他生前心爱的太阳岛。绿树、江水，面包、香肠、兑了毒药的啤酒……如他生前写作时沉思的姿态，烟蒂从容燃尽，熏焦了他的手指……他把最后的艺术激情留给了太阳岛，也把永远的眷恋留给了太阳岛。那一天的黄昏时分，人们看见一个浑浊的太阳绝望地坠入大江。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黑色太阳岛，从此，太阳岛被赋予凄美悲壮的色彩与刚烈的性情。有关不落的红太阳的种种妄语和神话，

亦在滔滔江水中破碎陨落沉没……

历史上多次肆虐的松花江特大洪水，是太阳岛历史上不可缺失的记忆。宇宙洪荒、没顶之灾——太阳岛曾托水而生，亦曾覆水沉陷；泽国、淤泥、汪洋、废墟。1998年的洪水，曾淹没了堤下赵朴初题写的“太阳岛”石碑，仅在水面上露出了“太阳”两个字——那是一个几乎被洪魔溺毙的奄奄一息的太阳。然而，豪爽顽强的哈尔滨人，终于用众人的双手，把“太阳”从水里打捞起来——重现长堤绿树碧水平沙。太阳岛在颓丧的洪水中一次次新生。

拥有百年人文历史的太阳岛，印证了北方民族在黑土地上开拓、搏击、进取，自强的力量；也见证了战争、殖民、内乱时代的所有耻辱和伤痛。如今，岛上遗存的历史痕迹虽已踪迹稀缈，但若是静心聆听，仍可从那株百年古榆摇曳的树声中，听见它的叹息：切切不可再用矫情的夸饰来赞美我，这历经百年沧桑的太阳岛，祈盼灵魂与灵魂的呼应和对话。

二十一世纪初，太阳岛公园重新规划，修整一新。如今纷至沓来的天下游人，见到的已是一个集自然生态、文化审美、休闲旅游于一体、气势恢宏的国家AAAA级太阳岛公园。那块来自金上京古都、阿什河上游河滩里的天然巨石，在雪雕般洁白的弧形拱桥状的“太阳门”前，犹如一位健硕的守门壮士，体态敦实浑厚，肌肤上折射出油亮的太阳光泽。入太阳门，过“太阳桥”，草地一侧矗立着一架巨大的青铜钢琴雕塑，似有一双看不见的纤纤手指，在琴键上弹奏着流水般的旋律。乘坐电瓶车沿着环岛舒畅的林荫大道一站站前行，可见波光粼粼的太阳湖，与太阳山上飞流激扬的太阳瀑，默契地合奏着“阳光奏鸣曲”。具有东正教传统建筑风格的白色圆顶“水阁云天”和避雨长廊，辉映于湖中的白色倒影，恰如一群大天鹅翩翩飞来，悠悠浮于水面缱绻不去。辽阔的阳光沙滩浴场，沙浪灼烫，显

历史上多次肆虐的松花江特大洪水，是太阳岛历史上不可缺失的记忆。宇宙洪荒、没顶之灾——太阳岛曾托水而生，亦曾覆水沉陷；泽国、淤泥、汪洋、废墟。

得愈发地坦荡恣意；鹿苑中随意放养的梅花鹿，正与游客亲密接触；林木幽深的松树岛上，精灵般的小松鼠，在树干上草叶间窸窣窸窣地蹿动，游人伸出手掌喂食，松鼠柔软的小舌尖舔得人心痒痒。开放而又相对封闭的松鼠岛，设有几处别具匠心的旋转门，游客出入自如，却将企图逃跑的小松鼠，彬彬有礼地留在门内了。如今全岛共有两千多只动物，一百多种鸟类在此安居。随着民间环保意识的普及，当年那些酷爱狩猎的人，早已放下了心爱的猎枪。

若是春天，岛上的三十余种丁香花灿烂怒放，那时便是一座紫霞萦绕的丁香岛。

进入七月，岛上的一百零六万株树木已是绿荫葱茏，几十万平方米绿草坪平坦如毡。举目望去，满眼皆绿——在夏天，岛上的太阳亦是绿的，一个绿色的太阳岛。

更有竖立着群马奔腾铜雕的“东北抗联纪念馆”、稚拙淳朴的“北方民间艺术精品馆”，将黑土地的珍贵史料和人文品貌一一展示。日本园林风格的“新泻友谊园”、俄罗斯皇家金色剧院、俄罗斯画家村、于志学美术馆，均镶嵌于太阳岛这硕大的画框之内，与自然景色浑然一体。

隐蔽而幽静的白桦树林间，还有专为情侣们设计的一处“恋爱角”——树叶沙沙，情话喃喃，呵呵，想想哈尔滨人的浪漫情调吧。不不，还是要亲自去“恋爱”一下，才能领略这岛子的甜蜜和微妙。

到了冬季，一年一度的大型雪雕艺术博览会，人们会见到千姿百态的银白色雪塑冰雕，那些与冰雪一起狂欢的日子里，人们在严寒中纵情赏雪踏雪戏雪冰雪浴雪，恰是对于这个缺少冰雪文化滋养的大汉民族，最为贴切的补偿。

我却偏爱江岸边由一座座百年老别墅，重新修葺规划而成的“俄罗斯风情小镇”，那些带露台和低矮的木栅栏的绿屋顶小房子，也许是当年的太阳岛上，曾为哈尔滨人供应新鲜牛奶的俄国人所开办的小型奶牛场——“娜塔莎大

婶家”或是“安德列表叔家”的旧居。我手持模拟的“俄罗斯护照”悄然而入，在开满金盏花、波斯菊的院子里，见到一头漂亮干净、身上带着棕色条纹的小野猪，很有礼貌地低声哼哼着俄语歌曲。还有一对肥硕的白鹅，笨拙地摇摆着身体嘎嘎欢叫致着欢迎词……

时时处处，充满着何等热情、生动、温馨的生活情趣——我的太阳岛。

所以，无论冬夏，太阳岛都是饱满而滋润的。它的饱满，来自早年白俄、犹太人、日韩蒙和中国关内移民，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和交汇融合；来自它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宥与包容、吸收与演绎；来自它对于不同族类求同而存异的那一份从容和气度。

太阳岛四季不竭的滋润，来自江上的风月、天空的雨雪、草地和树林的呼吸。还有，南来北往漂泊的旅人，对于这片陌生土地的未来，心怀的憧憬、雄心和激情。

太阳岛从不排斥和拒绝——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你来了，你的故乡从此就在这里。

太阳岛从来都豪放而慷慨——既然你来了，我把花朵和果实都献给你。

很久以前，我曾在太阳岛深处，被一片白桦树林里传来的乐声吸引。碧绿的草地上铺开的方格台布，散落着红肠、鱼子酱、面包和满溢的啤酒。微醺的人们，在收录机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有人在树下酣睡，有人晾晒着湿漉漉的泳衣……我知道，这就是太阳岛的仲夏之梦，是被传统文化和文明秩序忽视了的，另一种激情澎湃、率性热忱的生活方式。

那天，我在草地上采集了一大捧野韭菜花，是太阳岛给我的馈赠。回家洗净碾碎，撒上盐末裹着烙饼。草绿色的浆汁中，散发出阳光的香味，浓郁而热辣。

很久以后，我逐渐懂得了如何欣赏太阳岛。它不是我

太阳岛四季
不竭的滋润，来自
江上的风月、天空
的雨雪、草地和树
林的呼吸。还有，
南来北往漂泊的
旅人，对于这片陌
生土地的未来，心
怀的憧憬、雄心和
激情。

江南的故乡那种遍布人文景观、古迹遗址的风光名胜，而是一片洋溢着野趣和生命活力的原生态自然林地，一个充满了母性的温柔怀抱，一个善于接纳和催生万物的游子天堂。

在北国温煦、明媚、炽烈、骄蛮、或是冷冽的阳光下，宁静而又喧嚣的太阳岛，无数次链接并激发起我们与“太阳”这个全世界共享的语词相关的思绪、内蕴和遐想。

在北国温煦、明媚、炽烈、骄蛮、或是冷冽的阳光下，宁静而又喧嚣的太阳岛，无数次链接并激发起我们与“太阳”这个全世界共享的语词相关的思绪、内蕴和遐想。

一江之隔的那座年轻的城市，就这样，在塑造自己的同时，亦将城市的性格揉入了太阳岛。百年轮回的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几番沉落又重生的太阳岛，如今已成为“天鹅”项下一枚天赐、天然、天佑的五色城徽。

长城、公社、凯宾斯基

长城：

那原本仅仅只是一堵墙，世界上最长的超级围墙，因弱小恐惧而堆砌，因故步自封而蹲守。经历朝历代腥风血雨，漫长的岁月里，围墙越来越高越来越长，那个民族却趴在墙内，日渐萎靡孱弱下去。终由一个实在的建筑物体，衍化为华夏民族的文化象征。延续千年，变成一个抽象的符号。

长城是否曾经真正有效地抵御了外族的入侵？长城下的战事留下了多少可传诵的胜绩？至今有人质疑。然而，这座千年中不断加固延长的城墙，最后把华夏民族自身，乖乖地圈在了中原大地的母体之内，却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在汉民族的民间传说中，长城即便倒坍八百里，也不是被臂膀和战车推倒，而是被女人悲哀的眼泪哭倒的。

有人做过极其精妙的比喻：“长城很像一条奇长的拉链，由西向东，横缀在中国北部的土地上，当它闭合的时候，就把两边的人（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连接在一起；当它拉开的时候，就把两边的人撕裂开来。”

诗人周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书写的散文名篇《游牧长城》一文中，对长城有过大段精辟的描述，其中有这样的绝句：

“长城是祖先们痛苦的纪念碑。长城有多长，我的祖先的痛苦就有多么漫长；长城有多重，我的祖先的痛苦就有多重。”“如果说，地球引力是人类的第一引力，那么在中

所以，在汉民族的民间传说中，长城即便倒坍八百里，也不是被臂膀和战车推倒，而是被女人悲哀的眼泪哭倒的。